

“红蚂蚁”青春文丛

那是我们在脑海里百转千回

是的一些激情迸裂过后飘荡的尘埃

是的一些青春飞逝过后留下的印迹

是的一些情感纠缠过后残存的错觉

在那个 恋爱的 季节

In Those
Crazy
Years

谢天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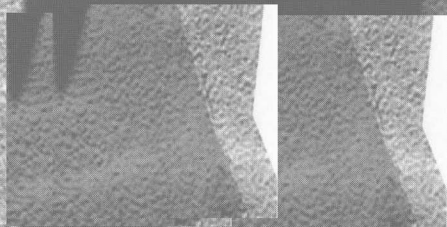


红蚂蚁青春文丛

7247.53
309

谢天著

在那个恋爱季节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那个恋爱的季节 / 谢天著.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12

(红蚂蚁文丛)

ISBN 7-104-02394-1

I. 在… II. 谢… III. 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 第159102号

在那个恋爱的季节

策 划: 严建伟

责任编辑: 赵 莹

美术编辑: 郑 琪

责任校对: 严 谨

责任出版: 许 哲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邮政编码: 100089

电子信箱: fxb@xj.sina.net(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60千字

版 次: 2006年1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104-02394-1/I·930

定 价: 1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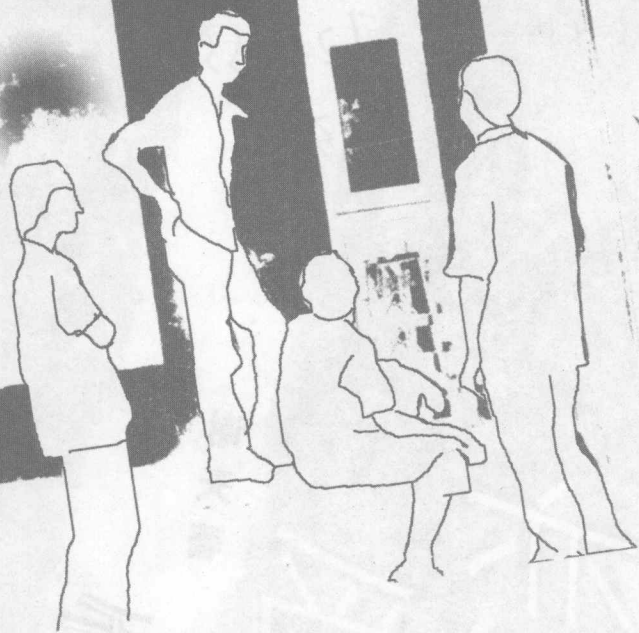












那是一些青春飞逝过后留下的印迹
那是一些情感纠缠过后残存的错觉
那是一些激情迸裂过后飘荡的尘埃
那是我们在脑海里面百般闪烁又不肯抹去的记忆
是的，只不过是一些形如碎片的记忆……

IN
THOSE
CRAZY
YEARS

IN THOSE
CRAZY YEARS

不
见
不
散

Be There or Be Square





1

“咱们不能再这样了。”樊星转过了身，用发烫的脸颊贴着我的胳膊，酒红色的柔软头发铺在我的胸前，我看见它们在窗外夕阳的照射下闪着若有若无的光泽。

我什么都没说，也并不知道能说什么，我从床头柜上摸索着点着了一根儿烟，像个初学乍练的雏儿一样连吸数口，看着烟头儿迅速变长，居然也真如同一个从没碰过烟的人那样感到了一阵强烈的眩晕和恶心。

“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样不好……对谁都不好。”我听见她还在喃喃地说着。

晚饭还是在“不见不散”吃的，我们都喜欢这里的肉酱意粉儿。

“刚才是我不好，又和你吵起来了，咳，你知道我老是这样，说着说着就急，特跌份，是吧？”我转着手中的啤酒杯，垂着眼睛，故意不看她。

樊星对我笑了笑，笑得很长，眼神儿从闪亮变得忧伤：“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以后咱们就别再联系了，好吗？”

“这句话你都说了多少次了？”

此言一出，我们俩都颓了。我们心里都清楚，如果谁真能痛下决心，我们又哪至于落到如此尴尬地步。

“是我不好，又是我先给你打的电话……可是，我一想到你过得那么不好，我就一分钟也过不安稳，就想看见你……我明知道这样没一点儿好处。”

“我就不明白了，你跟丫断了不就全解决了！”



“那又能怎么样?只要我一回到你身边,你就又会像从前一样。”

“没用的，我太了解你了，你什么也不会改变。”

“我都说了我不会了，你……你怎么就不能信我一次？”我突然变得暴躁起来，把剩下的啤酒一口都啣了下去，感觉到冰凉的液体从喉咙一下子灌进胃里，慢慢变得火热，“算了，别再说这个了，从床上吵到饭馆儿，什么结果也没有，每次都是这样。”我努力让自己变得平静，“咱们出去走走罢。”

我们踩着路上的落叶“咯吱咯吱”地向前走着，表面平静，内心激烈，好一会儿，谁也没再开口说话。樊星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抬头看了看马路对面，火车站门前大钟的指针正指着十点一刻。

“都十点多了，我该走了。”

我一脚踩进了路边的一个树坑儿，身子随着一斜，干脆一屁股坐了下去，坐在厚厚的叶子上，把头向下一埋。

“走吧。”

“谢天……”

我没抬头。

樊星静静地在我身边站了半分钟，调转方向招了招手，跑向一辆利落停住的出租车。打开车门的一霎那，她回过头看了看我，我的嘴唇动了一下，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向她虚弱地摆了摆手，然后，车开走了。

只剩下我一个人继续坐在地上，浑身一点儿力气也没有，远处的火车站灯火通明，熙熙攘攘，每天都是这样，毫无分别。

我想对樊星说的那句话是：“还记得这儿吗？”



——我知道，她一定记得。

2

由于若干原因，1999年的那个春天我心情极佳：大学毕业指日可待；工作“落听”——凭借一嘴半生不熟的西班牙语，我被一家大旅行社招聘为导游，半年后即将过上不用坐班也能捞钱的闲散生活；刚刚和相好半年的同班女生路佳成功散伙儿，由于被此女三番五次逼迫解释分手理由的时候我气急败坏地说了一句：“你觉得咱们俩之间除了耍耍流氓以外还有话可说吗？”从此两人行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总之，99年的我无忧无虑，行走如风，见人就能乱喷一气，啤酒直灌一打不倒，满脸冲动，着实生猛。

上午10点还不到，我就被电话吵醒了，一看号码，是未来的顶头上司，我不敢怠慢，赶紧接通：“喂，韩经理，您找我什么事？”

“小谢啊，最近学习忙不忙？”

“还行。您有什么指示？”

“是这样啊，最近咱们部门的业务特别忙，所有导游都在上着团，今天下午又要来两个客人，我实在抽不出人手了，你看能不能和学校请假过来带一下，这个团就三天。”

“行啊，没问题。”

“那好，正好你也锻炼一下。记着要带一个接机牌，客人名字要写得清楚一些……哦，对了，这两个客人不是坐飞机，是坐火车从蒙古过来的……”

下午4点，我提着一个接站牌儿准时来到了火车站门前的大空

IN THOSE CRAZY YEARS



场上，四下一看，还真有三五个同行正高举着牌子目光炯炯地站在那儿等客人，统统被川流不息的各色旅客挤得七扭八歪仍坚持着屹立不倒，着实了得。其中一个苗条白净的小姑娘显得特别扎眼：柔软的头发松松地盘在脑袋后面；洗得发白的牛仔上衣又肥又大；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双肩背包，一望便知是和我一样的学生。我一歪肩膀，逆流而上，慢慢地挤到了那姑娘的身边站稳，同时偷偷瞥了一眼她手中的硬纸壳和纸壳下面的脸盘儿，结果双双让我满意。她那个接站牌儿上写的名字一看就知道是从西语国家来的人。

我有好多年没来过火车站了，自从初中时在这个空场上吐了口痰被罚掉五块钱之后，我就一直对这里保持着一个恶劣印象。今天天气挺好，不冷不热，就是有点小风儿，不时卷着一团儿杨絮扫过，弄得我脸上怪痒痒的。

“劳驾，您帮我瞧瞧，四点一刻从蒙古来的那趟车没晚点吧？”我轻轻拍了拍那个姑娘的肩膀。

她好像被我吓了一跳，带着一脸茫然扭过头看了看我，一绺头发正好滑下来，遮在了她眼睛前面：“哟，我也不太清楚。”

“你看看前面的大牌子，到达时刻都在那上面写着呢。我今儿忘了戴眼镜了，瞧不清楚，谢谢啊。”其实我两只眼睛都是一点五的视力，从来不戴眼镜。

“哦，”她垫起脚尖儿向前努力地张望了好一会儿，然后回过头冲我一笑，“没晚，准点儿到。”

“多谢多谢。你也是接这趟车的客人吧？”

“你怎么知道的？”

我用眼睛瞟了瞟她手中的接站牌儿：“学西班牙语的吧？”